

如何在家庭中教族語及其重要性

民族語とその重要性を家庭でどう教えるか

How to Teach an Aboriginal Language at Home and Its Importance

烏巴赫·尤紀 (台北市原住民族教師協會理事長)

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推動族語之「語言巢」，至今邁入第10個年頭，這在都會區政府而言是首創，各級政府爭相學習，成效斐然。不過，族語必須是全面性的學習，而不是單單族語教師的責任，所以，台北市原民會，在兩年前就有了家庭族語學習的構想，而在2010～2011年開始著手執行家庭族語的學習。

族語家庭所面臨的困境

每年到了學生要取得族語認證時，家長迫不急待地把子女送到語言巢來加強族語，有些是語言巢的舊生，有些完全從零開始。在這參差不齊的學生中，族語老師只得進行填鴨式教學讓學生臨時抱佛腳——這絕非學習族語的正常現象。這些小朋友即便通過認證，所學的族語也肯定很快就會忘光。這種現象肇因於家庭，尤其是父母的心態，過度擔心子女在一般學程的差距，而完全不在乎族語的培養。曾有個通婚家庭案例，爸爸是道地的原住民，媽媽是平地人；由於族語認證考前加強班的時間和



小朋友的補習時間衝突，只好媽媽來學族語，然後帶回家轉「教」給小朋友。每每看到這位媽媽不禁納悶：學習族語真的連一點點時間都沒有嗎？

在外來文化充斥的都會區，家長為了生計拼命工作，回到家已無餘力去關心子女的族語教育；子女忙著補習學科或學習其他才藝，壓根兒沒想到還有族語。年輕的父母往往缺乏族

語使命感，族語在家庭裡毫無份量；偶爾回到部落或和親人互動時，才會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原住民。

父母要擔任學習族語的發動機

孩子學習族語的成效，取決於父母的態度！父母要以身作則，在日常生活中愛族語、說族語，營造學習族語的家庭氣氛，讓子女從小建立「我是原住民，就應該會說族語」的觀念。筆者從事族語教學多年發現，若父母投注關心、時時勉勵，子女學習的意願是顯著的。例如南港語言巢的蘇家三

姊妹從國小開始學族語，現在分別讀大學、高中、國中，仍持續參加語言巢。蘇媽媽本身是位平地人，卻堅持讓孩子學習泰雅語，三姊妹每逢父親的忌日就在墳前用族語傾訴思念。

父母必須擔任族語發動機，時時刻刻製造開口說族語的機會。首先，要為孩子取族語名字，在家裡只用族語名字稱呼，讓孩子從小習慣。再者，將孩子從老師那裡學得的隻字片語，實際運用在日常起居。

家長用遊戲互動 政府以政策推動

在家裡學習族語，必須掌握趣味性與實質性。把學習族語變成闖關、接龍或尋寶等遊戲，並給予破關獎勵，使小朋友透過遊戲自然地學會族語。不過，都會區的家長，實有必要透過部落大學等管道，加強自身的族語能力，才能和子女對應。

為了導正家庭對族語的漠視，台北市曾在孔文吉主委任內實施一些配套措施，例如托

孩子學習族語的成效，取決於父母的態度！父母要以身作則，在日常生活中愛族語、說族語，營造學習族語的家庭氣氛，讓子女從小建立「我是原住民，就應該會說族語」的觀念。



育補助就要求相當節數的族語學習，此時被動的家長才會把子女送到語言巢。很可惜這些配套措施後來並未延續，目前台北市的語言巢人數已大不如前。所以，各級政府的行政資源，也是攸關族語家庭成敗的關鍵，如何鼓勵家庭及如何評量成效，都需要一套妥善設計的規劃，其內容必須要有獎勵，也要有承擔，這樣才會成功。

家庭中使用族語的重要性

都會區的原住民家庭多為小家庭，家長自部落來到城市打拼。他們年約30~40歲，屬於本身族語能力就已欠缺的一代，也許聽的能力還可以，也可以說一些簡單的會話，卻不足以從根本來教導子女。若再加上夫妻兩人族別不同，教育下一代學習族語，肯定是個艱鉅的任務。但是，家庭仍是學習族語的第一站，小朋友若能從家庭學習基礎的族語，其後的學校或是語言巢都將無往不利，且能很快進入族語學習的情境中！

目前族語老師的平均年齡約莫45歲，亟待後起之秀來接棒。這些老師的族語基礎來自小時候的部落族語環境，可是現在不要說是都會區，就算是部落，也充斥著速食文化，卡拉OK林立，昔日有語言、有文化的族人生活早已不見。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，家長必須覺醒，自己的族語已瀕臨滅絕，再不從自身做起，我們將淪為人類或考古學家研究的對象，只有在博物館或是教科書裡才能看到自己的族名，到那時就只好仰天長歎了！◆